

夜莺与玫瑰

THE NIGHTINGALE
AND THE ROSE
OSCAR WILDE

【英】奥斯卡·王尔德 著 林徽因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夜莺与玫瑰



“她说只要我为她采得一朵红玫瑰，便与我跳舞，”青年学生哭着说，“但我的花园里何曾有一朵红玫瑰？”

橡树上的夜莺在巢中听见了，从叶丛里往外望，心中诧异。

“我的园子中并没有红玫瑰。”青年学生的秀眼里满含泪珠，“唉，难道幸福就寄托在这些小东西上面吗？古圣贤书我已读完，哲学的玄奥我已领悟，然而就因为缺少一朵红玫瑰，生活就如此让我难堪吗？”

“这才是真正的有情人。”夜莺叹道，“以前我虽然不曾与他交流，但我却夜夜为他歌唱，夜夜将他的一切故事告诉星辰。如今我见着他了，他的头发黑如风信子花，嘴唇犹如他想要的玫瑰一样艳红，但是感情的折磨使他的脸色苍白如象牙，忧伤的痕迹也已悄悄爬上他的眉梢。”

青年学生又低声自语：“王子会在明天的晚宴上跳舞，我的爱人



也会去那里。我若为她采得红玫瑰，她就会和我一直跳舞到天明。我若为她采得红玫瑰，将有机会把她抱在怀里。她的头，在我肩上枕着；她的手，在我掌心中握着。但花园里没有红玫瑰，我只能寂寞地望着她，看着她从我身旁擦肩而过。她不理睬我，我的心将要粉碎了。”

“这的确是一个真正歌唱的，正是他的痛苦；我所快乐的，正是他的悲伤。‘爱’果然是非常奇妙的东西，比翡翠还珍重，比玛瑙更宝贵。珍珠、宝石买不到它，黄金买不到它，因为它不是在市场上出售的，也不是商人贩卖的东西。”

青年学生说：“乐师将在舞会上弹弄丝竹，我那爱人也将随着弦琴的音乐声翩翩起舞，神采飞扬，风华绝代，莲步都不曾着地似的。穿着华服的少年公子都艳羡地围着她，但她不跟我跳舞，因为我没为她采得红玫瑰。”他扑倒在草地里，双手掩着脸哭泣。

“他为什么哭泣呀？”绿色的小壁虎，竖起尾巴从他身前跑过。

蝴蝶正追着阳光飞舞，也问道：“是呀，他为什么哭泣？”

金盏花也向她的邻居低声探问：“是呀，他到底为什么哭泣？”

夜莺说：“他在为一朵红玫瑰哭泣。”

“为一朵红玫瑰吗？真是笑话！”他们叫了起来，那小壁虎本就刻薄，更是大声冷笑。

然而夜莺了解那青年学生烦恼的秘密，她静坐在橡树枝上，细想着“爱情”的玄妙。忽然，她张开棕色的双翼，穿过那如同影子一般的树林，如同影子一般飞出花园。

青青的草地中站着一棵艳美的玫瑰树，夜莺看见了，向前飞去，歇在一根小小的枝条上。

她对玫瑰树说：“能给我一朵鲜红的玫瑰吗？我为你唱我最婉转的歌。”

那玫瑰树摇摇头。

“我的玫瑰是白色的，”那玫瑰树回答她，“白如海涛的泡沫，白如山巅上的积雪，请你到日晷旁找我兄弟，或许他能答应你的要求。”

夜莺飞到日晷旁边那棵玫瑰树上。

她又叫道：“能给我一朵鲜红的玫瑰吗？我为你唱我最醉人的歌。”

那玫瑰树摇摇头。

“我的玫瑰是黄色的，”他回答她，“黄如琥珀座上美人鱼的头

www.ertongbook.com

日晷，又称“日规”，古代利用日影观测时间的一种计时仪器

发，黄如盛开在草地上未被割除的水仙，请你到那个青年学生的窗下找我兄弟，或许他能答应你的要求。”

夜莺飞到青年学生窗下那棵玫瑰树上。

她仍旧叫道：“能给我一朵鲜红的玫瑰吗？我为你唱我最甜美的歌。”

那玫瑰树摇摇头。

他回答她说：“我的玫瑰是红色的，红如白鸽的脚趾，红如海底岩下蠕动的珊瑚。只是严冬已冰冻我的血脉，寒霜已啮伤我的萌芽，暴风已打断我的枝干，今年我不能再次盛开了。”

夜莺央告说：“一朵红玫瑰就够了，我只要一朵红玫瑰呀，难道没有其他法子了？”

那玫瑰树答道：“有一个法子，只有一个，但是太可怕了，我不敢告诉你。”

“告诉我吧，”夜莺勇敢地说，“我不怕！”

“方法很简单，”那玫瑰树说，“你需要的红玫瑰，只有在月色里用歌声才能使她诞生；只有用你的鲜血对她进行浸染，才能让她变红。你要在你的胸口插一根尖刺，为我歌唱，整夜地为我歌唱，那刺插入你的心窝，你生命的血液将流进我的心房。”

夜莺叹道：“用死来换一朵红玫瑰，代价真不小，谁的生命不是宝贵的？坐在青郁的森林里，看那驾着金马车的太阳、在幽深的夜空驰骋的月亮，是多么快乐呀！山楂花的味儿真香，山谷里的桔梗和山坡上的野草真美，然而‘爱’比生命更可贵，一只小鸟的心又怎能和人的

心相比呢？”

忽然她张开棕色的双翼，穿过那如同影子一般的花园，从树林子里激射而出，冲天飞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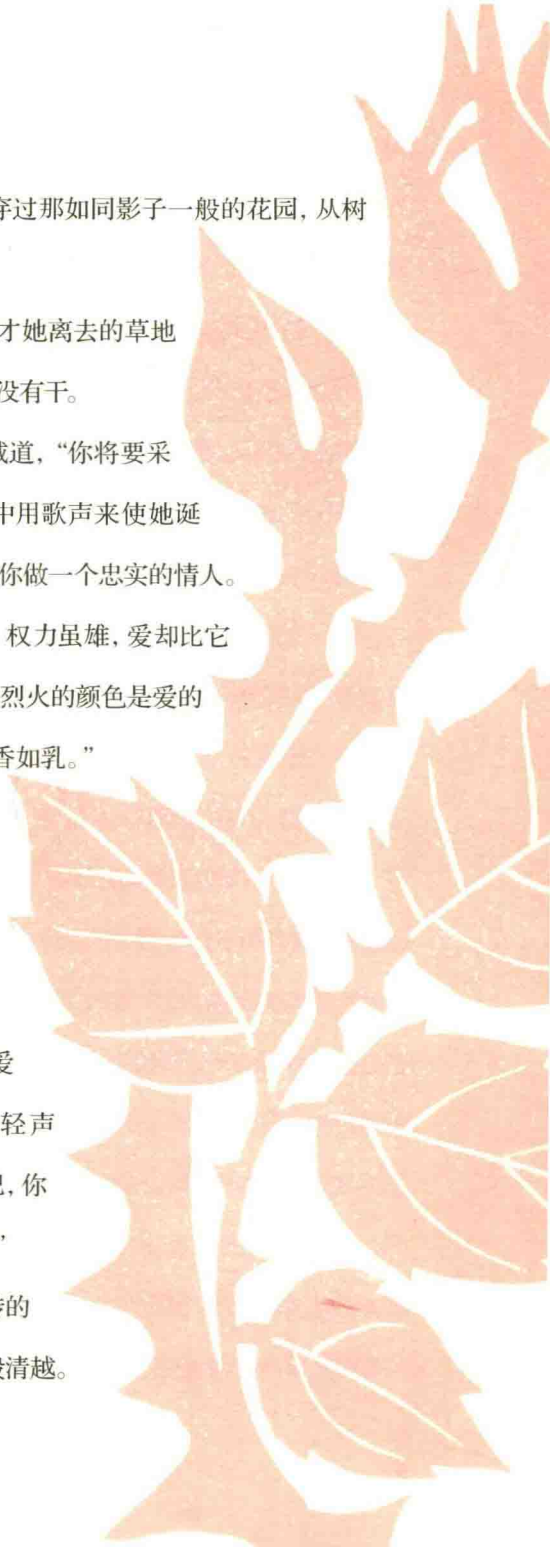
那青年学生仍旧僵卧在方才她离去的草地上，一双美丽的秀眼里，泪珠还没有干。

“高兴吧，快乐吧！”夜莺喊道，“你将要采到那朵红玫瑰了。我将在月光中用歌声来使她诞生，我向你索取的报酬，仅是要你做一个忠实的情人。因为哲理虽智，爱却比它更慧；权力虽雄，爱却比它更伟。焰光的色彩是爱的双翅，烈火的颜色是爱的躯干，它的唇甜如蜜，它的气息香如乳。”

青年学生在草丛里抬头侧耳静听，但是他不懂夜莺所说的话，只知道书上所写的东西。

那橡树却是明白了，悲伤蔓延在他的心头，他非常怜爱在树枝上搭巢的小夜莺。他轻声说：“唱一首最后的歌给我听吧，你离去后，我将会感到无限寂寞。”

于是夜莺为橡树歌唱，婉转的音调就像银瓶里涌溢的水浪一般清越。



唱罢，那青年学生站起身来，从衣袋里掏出一本日记簿和一支笔，一边往树林外走，一边自言自语道：“那夜莺的样子生得确实很漂亮，这是不可否认的，但是她有感情吗？我怕没有！她其实就像许多美术家一般，尽是表面的形式，没有诚心的内涵，肯定不会为别人而牺牲。她所想的无非是音乐，可是谁不知道艺术是自私的。虽然，我们总须承认她有醉人的歌喉，可惜那种歌声是毫无意义的，一点也不实用。”

他回到自己房间，躺在小草垫上，继续想念他的爱人，过了片刻就熟睡过去。

待月亮升上天空，月光洒向宁静的大地，夜莺就飞到那棵玫瑰树上，将胸口压向尖刺。疼痛顿时传遍她的身躯，鲜红的血液从体内流了出来。她张开双唇，开始整夜地歌唱起来，那夜空中晶莹的月亮，也倚在云边静静地聆听。

她整夜地鸣啭着歌喉，那刺越插越深，生命的血液渐渐溢出。

她最先歌唱的，是少男少女心里纯真的爱情，唱着唱着，玫瑰枝上生长出一苞卓绝的玫瑰蕾。歌儿一首接着一首地唱，花瓣一片跟着一片地开。起先，那花瓣是黯淡的，如同河上笼罩的薄雾，如同晨曦交际的天色，那枝上的玫瑰蕾，就像映在银镜里的玫瑰花影子，像映在池塘的玫瑰花的倒影。

但是那玫瑰树还催迫夜莺往自己的身子紧插那

根刺。

“靠紧一些，小夜莺呀，”那树连声叫唤，“不然，玫瑰还没盛开，黎明就要来临了！”

夜莺赶紧把尖刺插得更深，悠扬的歌声更加响亮。她这回所歌颂的是成年男女心中热烈如火的爱情，唱着唱着，玫瑰瓣上生长出一层娇嫩的红晕，如同初吻新娘时新郎的绛颊。只是那刺还未插到夜莺的心房，玫瑰花的花心尚留着白色，只有夜莺的心血才可以把玫瑰的花心彻底染红。

那树又催迫夜莺往自己的胸口紧插那根刺。

“靠紧一些，小夜莺呀，”那树连声叫唤，“不然，玫瑰还没盛开，黎明就要来临了！”



夜莺赶紧把刺又插深一些，深入骨髓的疼痛传遍她的全身，玫瑰花刺终于刺入她的心房。那炽热和在冢中不朽的爱情呀，卓绝的白色花心如同东方的天色，终于变作鲜红，花的外瓣红如烈火，花的内心赤如绛玉。

夜莺的声音越唱越模糊，她拍动着小小的双翅，眼睛蒙上一层灰色的薄膜。她的歌声越来越模糊，觉得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哽住似的。

但她还是唱出最后的歌声，白色的残月听见后，似乎忘记了黎明，在天空踌躇着。那玫瑰花凝神战栗着，在清冷

的晓风里瓣瓣开放。回音将歌声领入山坡上的暗紫色洞穴，使牧童从梦里惊醒过来。歌声流入河边的芦苇丛中，苇叶将信息传与大海。

那玫瑰树叫道：“看呀，看呀，这朵红玫瑰生成了！”

然而夜莺再也不能回答，她已躺在乱草丛中死去，那尖刺还插在她的心头。

中午时分，青年学生打开窗户，忽然，他惊呆了。

“怪事，今天真是难得的幸运，这儿居然有朵红玫瑰！”他叫着，“如此美丽的红玫瑰，我从来没有见过，她一定有个很繁长的拉丁名字。”说罢便俯身下去，把红玫瑰采摘下来，然后戴上帽子，手里拈着玫瑰花，往教授家跑去。

教授的女儿正坐在门前卷着一轴蓝色绸子，一只温顺的小狗伏在她脚边。

青年学生叫道：“你说过，我若为你采得红玫瑰，你便同我跳舞。这里有一朵全世界最珍贵的红玫瑰，你可以将她插在你的胸前，我们同舞的时候，这花便会告诉你，我是怎样地爱你。”

但那女郎却皱着眉头。

她说：“我怕这花儿配不上我的衣服吧，而且大臣的侄子送我许多珠宝首饰，人人都知道珠宝比花草要贵重得多。”

青年学生傻了，这就是爱情的真相吗？失望顿时占据他的整个心神。

“你简直是个无情无义的人。”他怒道，将红玫瑰掷在街心，一个车轮从红玫瑰上面碾过。



“无情无义？”女郎说，“我告诉你吧，你实在无礼，况且你到底是谁啊？不过一个学生文人，我看像大臣侄子鞋上的那种银纽扣你都没有。”说完就站起身走进屋子。

青年学生懊恼地走着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爱情是多么无聊啊，远不如伦理学实用。它所告诉人们的，全是空中楼阁与缥缈虚无的幻想。在现实的世界里，首要的是实用，我还是回到我的哲学和玄学书上去吧！”

他回到房中，取出一本笨重的、满堆着尘土的大书埋头细读起来。

幸福王子



城中屹立着一根圆形高柱，幸福王子的雕像站立在上面。他全身贴满金叶，宝玉镶成的眼睛纯洁晶莹，腰刀悬挂在身上，刀柄镶着一粒闪闪发亮的大红玉。

如此姿态让所有人都倾慕，一位市参议员赞道：“他真是玉树临风，英俊不凡。”这样说，无非是为了表现自己有艺术鉴赏力，只是说完他又连忙补上一句，“可惜除了好看外，没什么用处。”又怕别人骂他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。

一位聪明的母亲对那哭着要月亮的娃娃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像幸福王子那样呢？他做梦都不会哭着向人要东西。”

一位失意的人呆看着雕像喃喃自语：“世间原来有如此快乐幸福的人呀！”

孤儿院的孩子们穿着华丽的小红袄，披着洁净的白色围巾从教堂里走出来，其中一个说：“他看起来就像安琪儿。”

老师说：“你不曾见过安琪儿，怎么知道他像安琪儿？”

学生答：“我当然见过，不过是在梦里。”

“梦可不能随便做。”老师紧皱双眉，神情肃然。

一天夜里，一只小燕子从城外飞来。他的伙伴六个星期前已去埃及，但由于他爱上美丽的芦苇，耽误了行程，所以落在了最后面。

小燕子与芦苇初遇是在早春时节，那时他正追着一只黄蛾。当他从河边飞过的时候，被芦苇那纤弱的细腰点燃了内心爱情的火焰，他忍不住停下来与她攀谈。

“我可以爱你吗？”小燕子激动得想立刻飞到芦苇的身边。

芦苇红着脸，深深地弯了一下腰，点点头。

从此小燕子便绕着她飞来飞去，向她表达浓烈的爱意。他的翅膀拍打着水面，水中泛起一圈圈银色的涟漪，一个夏天都不曾停止。

“这样的恋爱真可笑，她又没有钱，亲戚还如此众多。”别的燕子嘲笑他。的确，那条河里生满成片的芦苇，密密麻麻。不过小燕子却不理这些闲言碎语，依旧天天待在芦苇的身边。

到了秋天，其他燕子都飞往埃及准备过冬去了。他们飞走后，只剩下小燕子孤单一人，久了之后，他也开始对意中人产生厌倦。

“她又不会跟我说话，而且整天跟风在一起嬉戏，或许是个风流女子。”每当微风拂过，芦苇便行着最动人的屈膝礼，与风儿交融在一起，

是如此温情，让人嫉妒。他又继续说：“又或许她是个很顾家的女人，而我则喜欢旅行，我的妻子应追随我的脚步，与我一起浪迹天涯。”

“你能同我走吗？”小燕子最后问她。

芦苇摇摇头，拒绝了小燕子。她对自己的家有着深深的眷恋，绝不会离家出走。

“原来你一直在玩弄我呀，”小燕子大叫起来，“我到金字塔那边去了，再会！”他飞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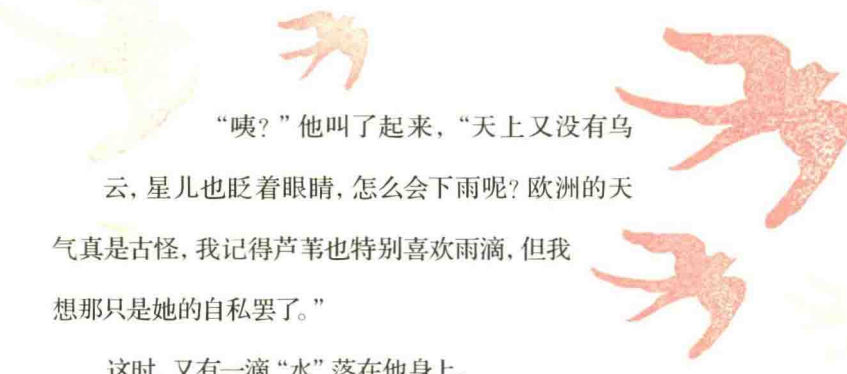
飞了一整天，傍晚时分，小燕子来到一座城市里。

“我到哪儿去投宿呢？城里要是有给我预备妥当的地方该多好呀！”他迷茫起来，随后看见高柱上的雕像。

“就住在这儿吧，这地方空气新鲜，我很喜欢。”他心想，于是便在幸福王子的脚边栖息下来。

“我有一间金子筑成的卧室了。”小燕子向四周望去，轻轻地自言自语，准备睡觉，只是他刚把头藏在柔软的翅膀下，就有一滴“水”落在他身上。





“咦？”他叫了起来，“天上又没有乌云，星儿也眨着眼睛，怎么会下雨呢？欧洲的天气真是古怪，我记得芦苇也特别喜欢雨滴，但我想那只是她的自私罢了。”

这时，又有一滴“水”落在他身上。

他郁闷地说：“若不能遮雨，这雕像还有什么用呢？我还是去找一个烟囱吧！”他决心飞走。

只是还没展开翅膀，又落下第三滴“水”来。他抬头望去——呀，吓了一跳！只见雕像的眼睛里噙满泪水，一滴滴晶莹剔透的泪珠顺着金色的面颊滑落。月光照耀在雕像的脸上，是多么美丽呀！小燕子心里泛起波澜，一股莫名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。

“你是谁呀？”小燕子问。

“我是幸福王子。”雕像回答道。

“你为什么哭呀？你把我身子都打湿了。”小燕子说。

幸福王子说道：“以前我还活着的时候，有着一颗人类的心，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眼泪。我住在无忧宫里，无忧宫从来没有忧愁、哀伤与烦恼。白天我与同伴在花园里玩乐，晚间我们便在大厅里跳舞。花园四周是高高的围墙，我从没有好奇过外面的世界。我身边的一切都是美丽的化身，我的臣子叫我幸福王子。如果快乐就是幸福，那么我的确是幸福的。我就这样快乐地生活，直到死亡。如今我死了，他们把我竖立在这高高的圆柱上，让我看见城里的一切丑恶与



肮脏，虽然我的心是铅做的，但我还是忍不住流下泪来。”

“怎么，他不是纯金的？”小燕子暗自心想。但他很有礼貌，没有去询问对方的秘密。

幸福王子又用音乐般委婉的声音说：“在很远很远的那条小街上，有一户穷人，他们家的窗子被冷风吹开了，我看见一位沧桑的妇人，坐在破旧的木桌边，面黄肌瘦。她是缝衣服的裁缝，一双生满老茧的手全被针刺破，正在为一件华丽的衣服绣着娇艳的花朵。那件衣服是为女王身边最美的女官缝制的，她要在皇家的舞会上大放异彩。

妇人的小孩生病了，睡在屋角的那张小床上，全身发热，想吃甘甜可口的橘子。但他母亲除了给他喝不干净的河水，穷得什么也没有，那孩子正在大声地哭泣。燕子，燕子，小燕子！我的脚钉死在这圆柱之上，一步也不能挪动，你可以把我刀柄上的那颗红玉拿去给她吗？”

小燕子说：“我的朋友都在美丽的尼罗河上，与大朵的莲花聊着知心话儿，不久还要在国王的坟墓里投宿。那国王静静地沉睡在彩色的棺材里，身上裹着黄布，遍身涂着香料，颈上挂着淡绿色的玉珠，干涸的双手犹如两片枯黄的树叶。他们都在埃及等我，我必须去和他们会合。”

“燕子，燕子，小燕子！”幸福王子说，“你不能在这儿住一晚，替我当回使者吗？那孩子如此饥渴，他母亲多么难过啊！”

“我不喜欢小孩子。”小燕子道，“去年夏天我在河边歇息，磨房